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寛

盱江集卷十九

宋 李覯 撰

平土書

生民之道食為大有國者未始不聞此論也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穫末也無地而責之耕猶徒手而使戰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穀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

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聖人先之夏商以前其傳太簡備而明者莫如周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迄今數千百年學者因循鮮能道平土之謂雖道之猶鹵莽未見其詳於戲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儒有欲談三王可不盡心哉抑焉知其不復用也於是本諸經該諸傳記條而辯之云

一曰按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王畿廣輪之數也

二曰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又按周禮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杜子春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

郊鄭康成以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畺地鄭注不甚詳明其意然也先儒皆同周禮亦謂五百為都其曰甸稍縣都者此王國遠近之别也然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乎今本周禮為定下意倣此

三曰按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又按遂人職曰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而溝樹之鄭司農云百里内為六鄉外為六遂康成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今據百里内近郊遠郊之地也近郊遠郊既為六鄉其餘又以為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也場圃任園地郊甸皆有之今獨於郊言者畧也百里外甸地也甸地既為六遂其餘又以為公邑之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康成謂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

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王子弟所食邑亦三等母弟及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地在疊稍疏者與卿同食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地在稍故在

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也然則稍地為家邑縣地為小都畺地為大都其餘亦皆以為公邑也此任地之異也

四曰按司馬法曰六尺為步謂方六尺也步為方一尺者三十六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徒職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

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其實四成也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康成謂井里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

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鄼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由斯而言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自明矣此制田之例也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步畮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為屋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

同周禮則四成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鄭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二百里以內鄉遂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今亦本周禮為定

五曰按康成注蓋依王制凡地除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以為田覲謂王制之云抑未為得康成取之良誤矣夫山川之廣狹自非目見

不可以億度者也地埶或數百里平易無山川者或聯屬有之城郭涂巷之類又不得知其多少載使山川之廣城郭涂巷之多則三分地或不止占一分也山川之狹城郭涂巷之少則三分地或不能占一分矣以是而云三分去一未知何從得之也今覼所計秪除王城及五溝五涂有成數可見者裁去之自餘悉以平地例為田其中所有山川城郭等占廢令執事者自依所占丈尺裁去之定法之始不宜豫言也且經所謂方十里為

成方百里為同亦皆以平地例制之耳未嘗言有外物占其閒也推此以往他可知矣

六曰按匠人職遂廣二尺深二尺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八尺深八尺澮廣二尋八尺曰尋鄭注重屋義然深二仞而遂人職遂溝洫澮川皆無尺數康成謂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其尺數皆依匠人是則經之互文明矣而川之

廣深康成不解賈釋云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是則川廣四尋深四仞也又遂人職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康成謂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八尺曰軌鄭注經涂義然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覲謂涂容乘車一軌廣八尺也然則畛四尺徑二尺明矣鄭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謂容大車一軌廣六尺然皆無丈可據以意言之耳既以涂依洫廣道依澮廣則徑畛自可依遂溝二尺四尺也而匠人職遂溝洫澮康成云遂上亦有徑

覲謂既以互文觀之則溝上亦有畛洫上亦有涂澮上亦有道也其尺數亦如之矣然此五溝五涂所占不寡而康成之注止以萬夫為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句為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絶不言溝涂所占若以溝瀆涂巷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則此五溝五涂者本經緯於田間固不別在一處茍田在於此而溝在於彼則云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可也今田與溝混在一處則萬夫不得止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句不止方八里也若以溝

涂不別出秪就減夫田為之則名為授田百晦而又以溝涂占之非所以損上益下之義也且遂徑至小而川路至大臨遂徑者則所減甚少臨川路者則所減甚多名曰平土其實不平至矣是豈聖人之意乎今覼悉計出之見於後然萬夫則於舊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有所增占一向則雖於舊八里之外亦有所增占其如有旁加一里因就用之固猶不出一成之内其要皆在以官地為溝涂不害民田而已耳抑又鄉遂之地一統於公

故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可以增占都鄙受封各有里數故一成之外不可别求雖封邑不止于一成然自一成爲之始則其餘方免不足也

七曰按萬夫舊方三十三里少半里凡數三分有一爲少半則是三十三里一百步也三百步爲一里萬夫之閒自東至西九十遂九十徑遂廣二尺徑廣二尺則六十步也此步直謂廣六尺不言方也後以意察之九洫九涂洫廣八尺涂廣八尺則二十四步也兩旁二川三路川廣四尋爲三十二尺路廣三軌爲

二十四尺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東西計增一百二步有四尺自南至北九十溝九十畛溝廣四尺畛廣四尺則一百二十步也九澮九道澮廣二尋為一十六尺道廣二軌為一十六尺則四十八步也兩旁二川二路廣丹同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南北計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 東西增一百二步有四尺并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 南北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并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

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　又以所增之地折之為夫以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歸為萬夫外所增者并筭之則東西所增從一百二步有四尺横三十三里一百步求步得一百二萬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二十四萬尺南北所增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横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二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尺積尺得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尺歸之為步又為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步二十八

尺此以三十六尺為方一步也積步得二百九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是為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通計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也

八曰按五十里為近郊以兩面合言之方百里也王城當中方九里自王城四面拒于近郊之表各從四十五里有半其横各百里以萬夫如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

則面可置三萬夫今既增之則不能容適可置二萬夫矣且以城之外則有野涂每面三門固有三涂其埶必當中間直出于郊則二萬夫須避而處兩角以每面而視之則各有二萬夫統而論之則四角纔四萬夫也百里為遠郊以兩面合言之方二百里也自近郊之表拒于遠郊之表各從五十里其横各二百里東西二面各可置五萬夫南北二面各可置三萬夫皆以地形相軋纔足容此一十六萬夫也二百里為甸地以兩面合言

之方四百里也自遠郊之表拒于甸地之表各從一百里其横各四里東西二面各可重行置二十萬夫外行一十一萬夫裏行九萬夫南北二面各可重行置一十六萬夫外行九萬夫裏行七萬夫亦皆以地形相軋纔足容此七十二萬夫也其餘皆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其數見於後

九曰按近郊之內方百里為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則九萬夫也除王城九里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是為七百二十九夫其餘方一里者九千九百一十九為八萬九

千二百七十一夫四角置四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晦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四段通計四萬一千一百六十四夫九十九晦九十一步有四尺外猶有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此地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也

十曰按遠郊之内方二百里為方一里者四萬凡里九夫則三十六萬夫也除近郊之内巳占方一里者萬為九萬夫則此遠郊方一里者三萬為二十七萬夫四面

置一十六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十六段通計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畮六十四步一十六尺　東西一行五萬夫前筭每萬夫各有川路四周其外盖如近郊四萬夫在四角不相接者也今此五萬夫成列則其間當省四川四路謂自西而東者凡一川一路南北之廣九步二尺東西之長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九百一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

得一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三千三百七十三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一步二十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是為九夫四十二畮九十一步二十尺此五萬夫之間所省四川四路共省三十七夫七十一畮六十六步有八尺西面亦如之　南面一行三萬夫其間當省二川二路謂自北而南者　凡一川一路東西之廣九步二尺南北之長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四步其奇以

為尺則得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三千四百有一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五千七十五步二十尺步百為晦晦百為夫是為九夫五十晦七十五步二十尺此三萬夫之間所省二川二路共省一十九夫有一晦五十一步四尺北面亦如之　四面共省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晦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卻於上十六段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晦六十四步一十六尺之内除此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晦三

十四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畮二十九步二十八尺　遠郊二十七萬夫除此十六叚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畮二十九步二十八尺外猶占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畮七十步有八尺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也十一曰按甸地之內方四百里為方一里者一十六萬八里九夫則一百四十四萬夫也除遠郊之內已占方一里者四萬為三十六萬夫則此甸地方一里者一十

二萬為一百八萬夫四面置重行七十二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七十二段通計七十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畮四十步　東面外行一十一萬夫具間省十川十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四十二畮九十一步三十尺共省九十四夫二十九畮一十五步二十尺　東面裏行九萬夫具間省八川八路共省七十五夫四十三畮三十二步一十六尺　上兩行中間又省

一横川一横路謂自北而南横亘九萬夫前筭每萬夫南北廣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九萬夫南北共廣三百五里一百八十步令以其間先已既省八川八路每一川一路南北廣九步二尺八川八路共已省七十四步有四尺九萬夫猶廣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則此川路横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八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五步其竒以為尺則得一百九萬九千三百七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為三萬五百

三十八步有四尺積步得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三步有四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則此一横川一横路所省八十五夫四十九畮八十三步有四尺凡東面兩行二十段之間省十八川十八路及一横川一横路共省二百五十五夫二十二畮三十一尺有四步西面亦如之　南面外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五十畮七十五步二十尺共省七十六夫有六畮四步一十六尺　南面裏行七萬夫其間省六川六

路共省五十七夫有四畮五十三步一十二尺　上兩行中間又省一横川一横路謂自西而東横亘七萬夫前箕每萬夫東西廣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七萬夫東西共廣二百三十五里二百一十八步有四尺今以其間先槩省六川六路每一川一路東西廣九步二尺六川六路共巳省五十六步七萬夫猶廣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則此川路横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六十三萬五千九

百五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八十四萬八千一百六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三萬三千五百六十步有八尺積步得六十五萬九千五百一十八步有八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則此一横川一横路所省六十五夫九十五畮一十八步有八尺凡南面兩行一十六段之間省十四川十四路及一横川一横路共省一百九十九夫有五畮七十六步北面亦如之　四面共省九百八夫五十六畮一十四步有八尺御於上七十二段七十

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晦四十步之內除此九百八夫五十六晦一十四步有八尺外猶占七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二晦二十五步二十八尺　甸地一百八萬夫除此七十二段占七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二晦二十五步二十八尺外猶有三十三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晦七十四步有八尺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也是鄉遂之田制備矣

十二曰按一甸舊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成方十里也

一甸之田方八里中有六十四井自東至西八井也井有九夫自東至西三夫也三夫之間則有二遂二徑遂廣二尺徑亦二尺八井則有十六遂十六徑八井之間及兩旁則有九溝九畛溝廣四尺畛亦四尺遂徑溝畛共增二十二步有四尺南北亦如之凡此井田為溝洫與於鄉遂萬夫此每夫之四面從横皆為遂井之四面從横皆為溝以至於邑丘甸不復别為限隔旁加為成乃為洫焉成之四面從横皆為洫以至於縣都亦不復别為限隔四都旁加為同乃為澮周其外焉十里之中既取八里二十二步有四尺以為一甸之田及遂徑溝畛外止有一里二百七十七步

有二尺每面分得二百八十八步有四尺乃以二百步為二夫之田從二夫也二夫之間及其外又以一步二尺為二遂二徑則計二百一步二尺矣其餘更有八十七步二尺成之每面又為一洫一涂洫廣八尺涂亦八尺然多是兩成相接平分之則此面占一步二尺以八十七步二尺又除此一步二尺餘止有八十六步矣今以二夫之田為二行前以二百步為二夫者也又以八十六步為一行共三行也四面每面內第一行横列二十四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夫每

面第二行二十六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八夫第三行不成夫者以畮言之四面每面横一百步從八十六步者二十八段共一百一十二段每段為方一步者八千六百是為八十六畮四角每角方八十六步者一段共四段每段為方一步者七千三百九十六是為七十三畮九十六步積畮得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每段已有遂徑溝畛間之不復計為夫矣一成之中除一向之田及遂徑溝畛洫涂所占外旁加更得田二百八夫其不成夫者又得

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鄭云旁加一里謂加一井也今此不得為井矣又計成之面横百步者二十八横八十六步者二共横二千九百七十二步又其間為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兩旁二半洫二半涂共横二十八步通計三千步凡三百步為一里此横十里畧無差也四面皆然四成為縣經曰四甸其實四成也四縣為都四都六十四成也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加一成也為百里謂之一同一同百成矣前筭成法每一成合各為一洫一涂四周其外然以多是兩成相接故平分之各占半洫半涂今此一同百成其中六十四成四面皆有接每面各秖占半洫半涂如前

法矣至於旁加三十六成則四旁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四角四成各回曲兩面無接也既無接則當為全洫全涂乎曰否凡一同之外當為澮與道也澮周於同道周於澮若是則須變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也（半洫半涂其廣一步二尺一澮一道其廣五步二尺然則增四步也）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變其一面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澮道所增之地橫十里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二千內除橫二十八步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洫二半涂（皆為從者）展計

一百一十二步外猶占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步步百為晦是為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前筭一成之田其不成夫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今復增此澮道所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外止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　四成皆田曲兩面無棲變具兩面之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　一面如上所計增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　一面横九里二百九十六步本十里也具四步已入右面所計矣　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四步內除横二十六步四尺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
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刻退四步之地矣）展計
一百四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九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
二步二十四尺道計一百六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萬
一千八百七十七步一十二尺步百為晦是為一百一
十八晦七十七步一十二尺前箕一成之田其不成夫
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今復增此兩面
澮道所占共二百三十七晦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止

有九千六百九十晦一十八步二十四尺　一同百里為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則九萬夫也今此筭一同百成成中一甸甸六十四井井九夫是為五百七十六夫旁加又得二百八夫總計七百八十四夫百成則七萬八千四百夫也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又四成成有九千六百九十晦一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八千

二十九畮二十二步二十四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八百八十夫二十九畮二十二步二十四尺統論之則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夫二十九畮二十二步二十四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七百一十九夫七十畮七十七步一十二尺雖然此獨以一同言之耳如兩同相接則又省焉別見於後

今掾稍縣都並是兩同相接無用此制然述法之始須先定一同而後可議其有接無接故特先為此制也亦恐山川隔破其間或有獨置一同之處焉耳經曰同間謂之澮誠謂兩同間為一澮也洫以下意亦同以都鄙

而形鄉遂是以前二萬夫之間皆省一川也

十三曰接稍地二十同其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抵甸地也甸地雖有萬夫之川與之相接然其制度不同故此稍地别為澮道若無接然也其四同各四面皆有接在四角也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每同無接之面凡十成　中間八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　左右二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

以為一澮一道亦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以同曲故此一面又變之然與他同接故但為半澮半道半洫半涂共八尺半澮半道共一十六尺然則增一步二尺地矣所增之地橫九里二百九十六步本亦十里也其四步已入右面所計矣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六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為九百九十八步二十四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四步二十四尺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

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刻退四步之内矣展計二十六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百四十四尺歸之於步又為九步二十尺道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外猶占三千九百五十九步有四尺步百為畮是為三十九畮五十九步有四尺每成兩面增占一百五十八畮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有按之面凡二十六成　二十四成處三面每面八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

澮半道所增之地橫十里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三千步
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六千尺歸之於步又為一千步
積步得四千步内除橫二十八步從一步二尺前是二
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洫二半涂展計二十八步
其奇以為尺則得三百三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九步
一十二尺道計三十七步一十二尺外猶占三千九百
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百為畮是為三十九畮六十二
步二十四尺每成除此澮道增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

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二成處兩角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如前所計增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又一面亦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皆以回曲故又變之所增之地横九里二百九十八步四尺本亦十里也其一步二尺已入右面所計矣　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六千有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一千步有八尺積步得三千八百九十八步有

八尺內除横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剗退之一步二尺之地展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展步尺之詳見上此後凡不相筭而但言成數者蓋前有類者矣覆尋之可見也外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百為畮是為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每成兩面増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　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

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八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步其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二十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四百六畮四十七步有四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九百四夫六畮四十七步有四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三百四夫六畮四十七

步有四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九十五夫九十三畮五十二步三十二尺

四同各四面皆有接每同四面三十二成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四角四成各回曲兩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

八步二十四尺　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緣邉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其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一千一百九十八畮九十三步一十二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九百一十一夫九十八畮九十三步一十二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一

夫九十八畮九十三步一十二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八十八夫有一畮六步二十四尺凡稍地二十同同九萬夫合計一百八十萬夫今積得田一百七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二夫九十九畮二十七步有四尺蓋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一百八十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夫七十二步三十三尺

十四曰挼縣地二十八同各四面皆有接其制如稍地之角角置四同者也二十八同同九萬夫合計二百五十二萬

夫今積得田二百四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夫七十晦一十三步一十二尺葢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二百五十二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四萬七千二百六十四夫二十九晦八十六步二十四尺

十五曰按畫地三十六同其三十二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其制如稍地之正正置十六同者也四角四同各二面有接二面無接回曲故也每同前左右兩行一十六成以自內視角為前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計增

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步　後左右兩行一十六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增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前角一成變其兩面各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計其增占二百三十七畮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　左右兩角二成每成

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一百五十八畮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　後一角一成其兩面各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　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

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緣邉三十六成其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步又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又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四畮有四步一十六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八百九十六夫一十

四畮有四步一十六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二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畮有四步一十六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七百有三夫八十五畮九十五步二十尺凡畫地三十六同同九萬夫合計三百二十四萬夫今積得田三百一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四夫六十三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三百二十四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六萬一千八十五夫三十六畮七十四步二十四尺凡五涂各有所隔徑隔於溝畛隔於洫涂隔於澮道隔

於川所隔之處必有橋焉川之水必決路而洩之以歸於大川各隨地勢所向不可定其隔處井田之徑畛涂道亦如鄉遂為橋澮之水亦洩而歸諸大川也司險職曰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康成謂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下文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康成雖不復解然以上文觀之此為橋梁亦明矣匠人職澮之下曰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蓋謂大川也以此察彼知其皆然

是都鄙之田制備矣

十六曰或曰大哉王畿之廣輪王國之遠近任地之異制田之例山川之不億度溝涂之有增占自萬夫以至于一同自近郊以至于畺地繄子之論詳矣其所以授於民多少之數可得而聞與曰夫治民必先定其居處

而後可使之樂業也故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正為此焉今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也然此總謂農民其餘有百工商賈庶人在官者凡此之類抑又多矣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康成謂廛民之區域也里居也遺人職曰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阸康成謂鄉里鄉所居也縣師職曰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康成謂郊里郊所居也賈釋云鄉里據國中即六鄉之民居在國中載師以廛里所任郊里據在郊即六鄉之民地是也所居郊者也然則六鄉之居布

在國中外至近郊遠郊也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夫一廛田百畮則六遂之居在甸地者也舊說廛者二畮半一家之居孟子曰五畮之宅樹之以桑當從孟子五畮為正甸地既一廛五畮則郊內國中亦各五畮也然康成注遂人謂廛城邑之居注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鄭意以六遂之民雖田在甸地而居於國中且甸地於國二百里也去家二百里而耕孰為便哉抑王城方九里為方一里者八十一凡里九百畮

為七萬二千九百畮盡以為遂民之居一家五畮纔可容萬四千五百八十家況王宫祖社朝市國宅之屬及鄉民所居在其中乎則六遂七萬五千家於何置之苟鄭意都城是都邑之城則六遂所管與都邑異遂民不可越在都邑也又其往來亦非近矣且康成既以六鄉之居有在於郊則六遂之民奚為不可居甸乎是失之甚矣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康成亦謂城郭之宅曰室葢鄭以六遂居在

國中故於都邑亦云室在城郭也其經意但以室數為家數豈分於城之內外與其實采地之民或居城郭或在野焉其地蓋亦不出一廛五畮之數也或曰敢問莫非王民也而吾子之論以六鄉為農人而百工商賈之類不與其數何哉覼覼鄭注則然且裁其理至當矣夫農人國之本也三時力耕隙而講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或致之於庠序習禮義為賢才是天民之良者也故為之鄉為之遂以編著之而統于司徒司徒教官也若

夫工商之類棄本逐末但以世資其用不可無之安足比於農人哉抑其各有所統工則統於司空賈則統於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統於其官府其餘皆然雖不繫於鄉遂可也曰既不繫於鄉遂則其所處郊乎國乎曰聖王敦本尚儉雖有工賈必不甚衆庶人在官者亦有常數其餘蓋寡矣國中或可以居之抑其朝夕有事於市朝當在國中乃為便也

十七曰或曰奠民之居既承教矣耕田之數願聞其悉

曰按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此都鄙授田之制也不易之地歲種之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二歲一種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三歲一種故家三百畮以地利有厚薄宜差之也又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上地夫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此六遂授田之制也亦以地

利有厚薄故差其萊數以平之萊田之休不耕者也至六鄉之田未見明文惟小司徒職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以覲覲之若以為都鄙六遂乎則中地下地已增其田萊晦數推其收入亦必無偏不容更有七人六人五人所食之差也此蓋是六鄉授田之制以郊地狹隘而六鄉分之剏塲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

田在其間則雖有中地下地不得更增其畮數但以其家人多少制之七口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六口則授之以中地五口以下則授之以下地焉其實皆百畮也地有九等所養男女自二人以至十人七六五者舉中地之三等而言也今據遠郊之內田二十萬夫近郊四萬夫遠郊十六萬夫其不為萬夫之川者又有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夫四十六畮七十九步四尺近郊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遠郊一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畮七十步八尺蓋以為六鄉之田也里也里居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

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其餘則王城之外有環涂環涂七軌有野涂野涂五軌有郊四郊皆有神兆有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宮方三百步有藉田藉田千畝有學虞庠在國之西郊有榭榭所以講軍實足以臨見王之士卒而已其所不奪稽地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其埶須在城之外也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其不為萬夫之川者亦未計出五溝五涂所占也下同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或曰郊內無餘夫之文子何以言之曰六鄉之人不得不有餘夫且舉遂則鄉可知矣亦計郊內地猶有以待之也甸地之田七十

二萬夫其不為萬夫之川也又有三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畮七十四步八尺盖以為六遂之田也壥也其餘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又其餘則以為公邑也或曰子既言鄉有餘夫而於遂何以不言且遂人職已著之矣曰遂之餘夫所受之田屬公邑耳不可析言也遂之家數與田既有定限其地域且溝樹之矣若有餘夫其田何從而得必外取於公邑焉曰然則六鄉餘夫所受之田何以不為公邑曰郊内

地狹其隙者必不甚多且近偪王國故雖以待餘夫不復別稱為公邑也或曰公邑獨遂之餘夫耕之乎曰不然康成謂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覲謂亦非獨士工商而已也雖庶人在官者畜牧之家之餘夫亦出耕於此焉民之生息歲月浸多積數世之後其餘夫豈可勝數公邑雖廣或弗能容矣是聖人先有以待之也若稍以外則八十四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畺地三十六除名山大澤不以朌凡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不廢悉以班之其餘以同

為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又其餘則以為公邑也其食邑采地之內則自以授其所管之民其餘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又弗能容則亦當出耕於其所近公邑其人則繫於都鄙其田稅則歸於王官是公私兩利之意也或曰遂人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康成謂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康成固知都鄙為井田矣則其意謂公邑自稍以外

亦如甸地為萬夫之川與曰是康成之誤也此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止謂由此路而往可通於畿耳以明其所以為道路於田間者非妄也將以利往來之人内通於國外道於畿國近而畿遠遠之可達近可知矣是以省文言畿而不言國也非謂一縣為萬夫之川以至於畿也且自稍以外公邑誠以采邑之餘一切使大夫治之後復欲爵禄於人又取之以為采邑也公卿大夫寔有定員若有王子弟則世世生息安有紀極是采邑之增

無世無之咼今公邑盡爲萬夫之川他日造都鄙爲井田又當改作乎何勞力之甚也若造都鄙而循用萬夫之川非制也以覲論之甸地公邑自依六遂萬夫之川稍縣畺地公邑亦循都鄙井田之制或近或遠隨宜而變於義當矣或曰都鄙授田則有不易百畮一易二百畮再易三百畮凡三等遂地授田則有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田百畮萊百畮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畮凡三等鄉地授田則有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

五人雖以地利差其口數其田實皆百畮凡一等而康成之義自六鄉以及向稍縣都悉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云一家受二夫且不易一易再易獨是都鄙授田之制豈可以包鄉遂乎曰康成固妄矣非徒不可以包鄉遂也雖都鄙之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須定有一百畮不易者二百畮一易者三百畮再易者合六百畮而三家受之此則可云通率一家受二夫也若多少稍差則已失之矣況其積筭數百萬夫而乃公言通率一家

受二夫何其徒用心哉今則皆不取焉但備舉鄉遂都鄙授田之明制使執事者躬相地宜而頒之不敢以預言也

十八曰或問田里之論則然矣其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小大之法何如曰康成謂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其意以公采地為一等百里之國也（王之母弟及庶子同）卿

采地為一等五十里之國也（稍疏者同）大夫采地為一等二十五里之國也（最疏者同）又其注載師謂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然則三公百里之國在疊地卿五十里之國在縣地大夫二十五里之國在稍地也疊地三十六同同為百里之國一是為三十六國也縣地二十八同同為五十里之國四是為一百一十二國也稍地二十同同為二十五里之國十有六是為三百二十國也此其大畧耳苟有名山

大澤占之則依所占減焉或王子弟公卿大夫人數少食之不盡則以其餘為公邑以俟後耳然今按周禮公三人（其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蓋此三公兼之）一卿十有五人（三孤六官及六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大夫則冬官已亡唯五官在五官之屬大夫三百三十七人（烔不備舉）若加以冬官之屬及公邑又別有大夫治之其數蓋不下四百人也今稍地為二十五里之國三百二十或有名山大澤占之則從而減焉又王子弟最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若是大夫之邑其不足者多矣然

縣地為五十里之國一百一十二雖有名山大澤占之及王子弟稍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而卿止於十有五人其餘地盖尚多也大夫之邑不足其取諸此乎雖王之母弟庶子衆多畺地弗能容之取於此亦可也又其餘乃以為公邑焉或曰禮云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於周禮何其不同也曰此夏禮而商因之者也其地則公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五十里至周則自卿以下增其員而減其禄盖後世政事漸繁事繁則

官不得不增官多則祿不得不減勢使然也

十九曰或人請問賦稅之法覲對曰按太宰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餘三者不出於田里故不舉）康成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令其財征皆謂此賦也是則周時已如漢筭泉但漢法筭泉人百二十周之賦

泉數則未聞矣又按載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征則皆指田稅也康成謂國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經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亦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今詳司農注引孟子云廛無夫里之布其意

可取蓋凡稅者各隨其地所出田有穀則輸其穀宅有桑麻則輸其布帛唯廛里在國中者人衆宇廣無所樹藝則課之出泉布亦料其廛地所可樹藝多少二十之價而取其一焉若城外之宅可樹桑麻而怠廢不為者則依國中例課之出泉布蓋樹桑麻易為功而出泉布難為力所以罰之使其勤耳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康成謂罰以三家之稅粟周禮不為屋但以三家之稅粟借文以稱之焉蓋不耕一夫之田則納三夫之稅粟倍重

之亦以罰其怠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謂出夫税家税夫税者百畮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葢勤而就田業則有夫家之税閒而無職事者亦有夫家之税與其無地而輸財孰若受田之獲利也此亦以勸其勤耳大畧自國以至於畿税輕者不減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漆林雖重顧亦少焉皆以役多少參折之也此賦税之定令也或曰古者皆謂周税什一今此論何其等級之多乎曰其謂什一舉近郊而言也古之言賦舉

近而畧遠也後儒耳目不接得其畧而失其詳因謂皆
什一也夫周禮豈可誣哉抑不獨於周然也其言夏商
什一者亦猶是也後凡言什一者意同或人又問曰幸卒業於賦
税矣其所以制軍旅具車甲顧因言焉曰按夏官司馬
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
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
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
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

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王家送而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

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今按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

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李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以是觀則丘賦實周公之典舉丘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甸旁加為成則百成也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制為定蓋甸以内六鄉六遂則為十二軍迭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則為八千四百乘亦遠近異制矣如有名山大澤占之同數不滿則亦依數減之矣以一

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當百同故古謂天子萬乘也大凡康成謂成之一甸同之四都出田稅其旁加者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覲謂溝洫始為之也則用力多後治之也則用力寡矣曷足免其田稅乎今觀車賦止於甸不言成豈非旁加者不與車賦但主為治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盡治其洫又共治其同之澮以役折役於事為宜且具治洫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稅軍旅車甲之議盡矣

二十曰或曰古之人皆謂周爲公田公田百畮其二十畮以爲八家之居八家各受百畮以爲私田通九百畮爲一井公田借民力以耕不稅其私田詩春秋論語孟子之說皆然特周禮爲異稅夫無公田康成以爲周之畿内用貢法稅夫無公田夏之貢法也邦國用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商之助法也畿内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此論何如曰天子之政自國而

形天下者也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爲公田而不稅哉雖其歲入同歸於什一然非所以身率之謂也且畿內有鄉遂公邑之吏旦夕促之以公而諸侯之國豈無其吏能促之者乎苟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則若王政明諸侯奉法雖使之稅敢過制乎若王政不明諸侯不奉法雖爲公田彼不能外取乎是皆非通理之論也覯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抑文王之時雖已受命尚爲商之

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作禮樂方遂變之故言周為公田者其原在閒之於文武之時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畮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則孟子既知周制與商異矣其下文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雖知周制與商異然見詩有公田之文其詩又是周雅故復疑周亦為公田如商之助也其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則疑之之辭也既疑周為公田故至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乃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夫圭田亦商禮也周則曰士田矣餘夫二十五晦葢亦商禮也周則皆百晦矣然則孟子所稱悉是所聞商時之禮徒見周詩引公田乃復疑是周制耳不然何以上文云周人百晦而徹如徹取之謂與至如周詩所引公田亦非指言當時之事葢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而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之亦不言之公田果

在何王之時也獨其上章云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鄭箋云曾孫謂成王也若以成王之時則周公已作禮樂矣而曰雨我公田是周制果為公田也然康成何以專指曽孫為成王夫孝孫曽孫抑是事宗廟之通稱禮曰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其稱曽孫某謂國家也若是則人君能繼先祖有國家君子取其廟中之稱而稱之曰曽孫皆可也豈成王得專之哉安知詩人所指不謂武王也文王也苟詩人所指謂武王以上則自

是周公未制禮之前誠無害於周禮之夫稅也且孟子對齊宣王亦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是乃正指九一公田在文王也文王則依商禮决矣獨至周詩而疑之疑之又不明辨從而遂其疑謂答畢戰也顧亦先後反矣先言徹後言公田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畮左傳曰初稅畮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覿謂魯之先田稅既定矣然山林川澤之旁歷世之後或頗墾闢以有餘畮宣公又履而稅之傳稱穀出不過藉葢丘明謂周家雖

不謂公田然其井邑之所出稅穀亦不過商時藉數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之義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穀梁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焉是皆舉商禮以言之也大凡先儒多稱商禮抑非止聞之於文武之時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蓋亦孔子商之子孫其服行尚依商禮檀弓夫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商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而論語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誠夫子其身之私則法先祖天下之公則從時王且周制文於商也其可忽諸先儒徒見夫子行商禮因謂天下之法盡當從商則其所言多稱商禮傳之積久後世莫知其本源誤謂之爲周制故言周制者或以商禮雜亂其間則後世之言益不可信也如有若之對哀公盍徹與實止謂周家什一之徹法不足更疑其道公田也夫如是則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公之制有公田後世諸儒解之者非也

康成惑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於藩服一也或曰助法不善與周公故變之也曰助法善之大也周公變之慮之深也夫周公以民益頑吏益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藉斂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而制其賦稅稅有所常責有所在安坐而視其入也禮制愈崇國用愈廣何暇從容如上世乎雖然無所增重也第謹其定數耳於民既無傷於國則不乏是聖人慮之深制之中也或曰敢問司馬法既為井田而周公變之何也曰司馬法

雖為井田然其未方也唯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同方百里焉其餘十井為通則長十里廣一里十成為終則長百里廣十里皆不方也周公欲以封邑諸侯羣臣故自井以上皆方之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成與同則仍依司馬法方者依之不方者改之無小無大皆方也舉而用之之易也井田既變則車賦亦不得復依司馬法矣故以丘甸制焉且一甸六十四井雖盡再易之地猶可授一百九十二家其

出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不為多矣抑征討有時非常常而用也故士卒之數增焉皆聖人以義制事預備不虞之道也或曰司馬法文王時所作而周公敢變之何也曰夫孝者謂能承其志意非必盡循其政令膠柱而不改也況文王雖作司馬法而未之施行乎文王在岐為諸侯見商祚將盡知天命在已故經始司馬法待其即天子位而行之文王大勲未集武王克紂而崩周公攝政乃取其書而述傳之可則因否則革廣以衆制而

為周禮焉葢無過也曰文王聖人也其為書安有否而可革者乎曰聖人因時制宜文王之時與周公之時異故文王以其時而言周公以其時而變也或曰諸侯之國亦井田也其制何若曰亦猶都鄙而已矣始之為鄉遂次之為都鄙或滿以萬夫或極以一同至於諸侯則不言其田制其取諸都鄙亡疑矣欲知外者觀諸内欲知遠者本諸近茲不待備言而可鑑也大哉周公乎接文武之聖救商人之敝以之為禮禮無不中以之為政

政無不和土天下之廣也而一塊莫敢爭先爲之限也口天下之衆也而勺飲無所闕先爲之業也率飽煖之民而納之於仁義驩焉可不反顧矣其曰兼三王不亦宜乎後雖有作者周公其弗可改也已曰然則如之何則可曰法而行之復為一周乎

右定著二十章經析其微注擇其善極數明用會異於同勁正僃具無越此書矣猶懼其未可以灼見也作三圖以翼之一曰王畿千里之圖二曰鄉遂萬夫之圖三

曰都鄙一同之圖圖之矩畫煩高廣故別行不綴於篇

明明后如欲舉周公之制覩是書按是圖以令之其如

取諸掌乎若猶未也敢私於學禮者故書

盱江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寛

謄録監生臣顧裕涅

盱江集卷二十

潛書　廣潛書　野記

宋　李覯　撰

潛書十五篇并序

泰伯閒居有書十五篇憤弔世故警憲邦國遐探切喻辭不粲伏噫道未行速謗何也姑待知者而出之乎乃命曰潛書

吾民之饑不耕乎曰天下無廢田吾民之寒不蠶乎曰

桑桑滿野女手盡之然則如之何其饑且寒也曰耕不免饑蠶不得衣不耕不蠶其利自至耕不免饑土非其有也蠶不得衣口腹奪之也鉏耰未乾喉不甘矣新絲出盎膚不縫矣鉅產宿財之家穀陳而帛腐傭饑之男婢寒之女所售弗過升斗尺寸嗚呼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權衡乎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不耕不蠶不饑寒者希矣

浮屠以不殺為道水飲而蔬食舉世稱其仁夫雞豚狗

飛待人而後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種類一日無人則饑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愛其資桼而畜之者用於其家故也神靈之祭賔客之奉於是乎取之今且使民無揺手於其間則何待而粒之哉吾見其無遺種矣抑將不殺其身而務絶其類乎仁者不為也抑將奪人之食以飽無用之禽乎仁者不為也嗚呼浮屠之仁歟止於是而已矣

善卜筮者能告人以禍福不能使禍福必至於人喜福

而息脩則轉而之禍怛禍而思戒則易而為福若是則龜筴皆妄言故歌大寧者無驗於昏主恤危亡者常失於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亂不言其必治亂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畀見耳目鼻口手足率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極及其覺也撫其躬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苟合以希聲盜勢以驕人齧利以封已趑趄笑

呵晨作暮巳從而視之犬言𢿱祸未始有變而其人且
嚚然自謂賢智顯大莫與為對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
冥冥没没遂至於死邪如其覺也當自笑之矣

左右奉養被服教戒子非尊於母也勉征繕聽誅殺民
非貴於君也母以有子而尊君以有民而貴無子無民
毋出君滅人之於其配戍之以厚禮無子而出之者不
以宗廟之重私一女也天之於立君命之以符瑞無民
而滅之者不以天下之大私一人也然則恃母之尊而

不能養子家之逐妻也倚君之貴而不能愛民國之喪王也茍得其心少康一旅為有民茍失其心商王億兆無民矣是故聖人簡役而輕賦喜德而憚刑

名位不立貴賤不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名位既立貴賤既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敢問何謂也曰無名之亂統不一也有名之亂欲而爭之也古人有言曰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貴令而驕賤承而辱能無覦心者幾希

矣是故君子位高而德脩外榮而中懼恭儉以下人恩澤以結物為是戒也夫

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見其末者曰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傷四海寃呌湯武之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桀紂是以庸君中材抽手入袖不敢加禍於無辜之草木噫後之人其可以放蕩之德席其上哉

虎豹之性喜噬人者也去其爪牙則可使為羊豕擾而

畜之無害矣貪暴不順小人之常心唯其逸才者可以逞其惡於天下莽篡卓弑是皆有過人之才故能梏同列之手使之無動才乎才有德以為功無德以為亂官乎人者宜如何閗之曰無德而才猶資盜以兵

周之制其仁矣乎八家九頃以足其食五畆樹桑以為其衣媒氏以時其婚姻庠塾以賢其子弟疾瘍有醫賣儥有平管徵司隱王心察察嗚呼秦漢之國亦嘗有意於是乎乃知古之天下君養民也後之天下民自養也

柰何以惡政惡吏困自養之民哉

事親以孝事君以禮聖人以是師天下也佛之法曰必絶而親去而君剔髮而偏衣捐生以事我其獲福不知所盡此獨何歟受親之體而不養於其側食君之田而無一拜之謁家有叛子而族人愛之邦有傲民而吏不肯誅以佛之主其上也紂爲諸侯逋逃主而諸侯伐之佛爲天子逋逃主而天子未嘗怒哀哉

有吏於人上者曰爾無爲孽且伏大刑雖婦人幼子咸

信而懼矣若曰多賄予罪大不問則天子必降誅時人將措而嚏令浮屠之言曰人死則為鬼善有美報惡有無極苦其於訓愚葢少附於理若繼之曰侈我宇嚴我像衣食我徒雖弑君父亡所恤而王公大人反朋而和之何也

犬之無事時吠則走遺骨則爭及其噬人也臨之以箠而弗抑役之以食而弗顧愛其家不敢愛其身也受天子祿守天子土械姦民劾惰吏而致之法上官一言巨

室一金則解而出之不待旦睎勢而懼懐賂而喜妥首
揺尾良犬之耻

天之疾惡也常有以助之失德之君民不若是之困也
亡不若是之速也以有天為之助焉政毁於下氣變於
上君取其一天取其十賦人未空其帑而水旱之酷已
奪其稼矣刑人未潰其膚而癘疫之行已殘其命矣是
以夫婦愁痛寇賊竊發惡之一毫怨丘山矣此豈天之
不仁歟疾其惡幸其死謂民不困則亡不速故也嗚呼

為人上者無為天之所助戒哉

襁褓者智乎冠衣者智乎謂襁褓智而冠衣惛則臧獲必笑乎之在母也達而出闥則啼呼不安指其父則嘻笑而歸之其心未始不在父與母也歸然而角洽然而語其智益多其孝益不足釋哺乳而逐醉飽背庭闈而謟妻妾則是智者孝之賊歟昔以見養而從親今以自養而忽之病瘂聾瞽未嘗去膝下智者果孝之賊矣噫先王之任智也亦如是乎故壯齒慙於嬰兒賢母不願生

才子

孔子之言滿天地孔子之道未嘗行簠簋牲幣廟以王禮食_{祥史}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故得其言者為富貴得其道者為餓夫悲夫

廣潛書十五篇 并序

歲辛未泰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羇栖山巖即而廣之復為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嗚呼其亦見險而不能止者乎

聖人以道彊其兩人乎奚其言之峻也曰否人斯有之也人有之而不自憙跳而逐諸物放蕩以溺死聖人因其有而品節之使之堅守而弗去不然則聖人違天而病人其何德之有焉舉天下之事無若聖人之道之易行也無若聖人之徒之安以榮也親我所愛也而孝存焉長我所畏也而悌著焉夫婦莫不欲和也而義生焉男女莫不欲別也而禮成焉敎子養孫飲觴食豆以善鄉黨僚友心平而體胖内明而外治憂患以除恥辱以遠

推之國放之天下莫之能逆也已孰若是蕩蕩者乎捨小而遺大睠利而眊害神罷於詐筋絶於爭日之樂而月之憂慶未徹席而弔位焉吁我有之誠易行也而安榮繼之屈已以從物蓋難能也而憂辱終之然猶世俗輕去此而適彼是不忍再精思而咻之者衆也

受命於天乎受命於人乎受命於天性善是也受命於人從俗是也背國而從僞者謂之叛其得罪死背天而從人者始雖得志天其不討乎

人誰無過與孔門髙弟自宰我子貢冉有季路或不免於譏今兹雖有罪庶可以辭乎曰大圭嘗玷不害其為寶也若碔砆甚粹容焉猶為石也石而缺斯棄之矣賢者之責也備故小過孔子譏之今兹之所謂是者折諸賢門猶有罪也今兹之所謂罪者刑戮而未施刀鋸焉奚竊議於彼哉

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未始能無悔也彼莫不惡其家之亂也而罔念所以啟之者妾婢寡則無怨女婚

姻時則無曠夫怨女曠夫亂由是出也欲戕於性女什於士閨門之内不見德而見色吁巳則為之而謂人巳乎

浮屠法其有功於兹乎何也曰天生民而胙之畝畒其庫則手於工足於商為有益於人而後食其報不然父母不得私其子放諸餓莩而巳矣今夫闢民童其首而衣之緇所之飽煖而安肆是有功於惰也古之教者曰天道福善禍淫今夫大猾陰賊恤其譎之及乃美僧飯

大佛屋謂之懺悔因施施無復色憂是有功扵惡也宫室之度非財不侈巨木丹碧庶人鮮或用淫巧無所彈其繩惟宅浮屠無㙯不憚窮山裂石必致之淫巧日富焉是有功扵末作且寵奇貨也茍去浮屠氏是使惰者苦惡者懼末作窮奇貨賤是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見聽也

嘗學斷獄乎吾爲子舉其要坐獄而問之曰功爾言之罪爾言之從而詰之曰功信矣而罪如此其大也尺寸

之功不足以贖也是其人雖欲不服何辭哉若功不及

齒牙而惟罪是詰雖滔天其人將曰我有功而弗問而

專咎予欲其無辭難矣昔之排浮屠者葢猶有過徙非

其非而弗及其是雖柳宗元尚不聽退之況其庳者乎

胡不窮之曰爾之道以慈悲普濟率民講報應以威之

使不敢放於惡其大者則曰見性也吁亦是矣雖然爾

之慈悲普濟而不以禮節之六畜蠢動壹意是不知父

子之可親而他人之可疏也親疏不别是夷狄也爾之

報應而不以信守之一財媚佛則反禍為福是枉權鬻獄汚吏事也爾之見性而不漸諸訓典左右如其真是赤子不得成人也見丹而丹見素而素不肯一御其心而之他率斯道則上不得正其下下不得忠其上絶其維而逸之野鹿焉疾子喪心焉孰謂天下國家也以是窮之而弗聽者是偶人也與偶人語尚何取其聽哉

孟子有言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雖聖人未之有異而浮屠何其介哉彼此盡能泊然以循其法者也惟人

之愚父母徒慼其富厚安閒捐孺子而奴之厥初未有知也既長而悔盍歸乎無業以衣食也不得已而終焉其心豈異人哉是鍾梵不足以樂怨曠奈何其欲陰陽之和也

為禮不為財先王以是鑿人耳目中下之世人不知禮而利之圖雖在執或可以貨取故囂囂者舉疑其上浮屠氏睨其機也又使之疑天地夫古之事上下神祇也惟天子二王周公後諸侯雖大國弗敢及因吉土而壇

牛必在滁三月然後用齋明盛服惴惴惟恐其不稱也今浮屠埽民家而名之且贊之謁佛畫坐誦累譯之言謂之加持吁孰謂天地之大而為一飲食若臣僕然乎蓋疑之者漸也

善賊者必摶人之親愛而質之攻之則并殺縱之則幸而生孰忍以其貨故而血所愛也善賊者必誘時之貴仕而質之飾情以為廉借力以為勤一釣而得舉則負其埶而馳攻之則連坐縱之則幸而免孰敢以其民故

而病貴臣也舉一人而剗剔億萬人其罪在此不在彼也戒之戒之無為賊子所質

後之俗何其桀桀乎相髙以富相矜以侈吾財之所可貿易雖國寳必用之財之不給帷帟粧櫛之不逮人則妻妾訴其無能女子羞泣不肯升車以嫁故民刑於爭吏禽於貪豈曰不愛身恥其不若人也正其禮謹其禁拔其僭本而域之於三代畜財千萬朽貫而無所施設或幾乎其庶且讓也

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有能從命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内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是故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必待其敵而後禮焉則周之女前嫁商而後嫁秦乎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期是無地而致婦道也然則何彼襛矣之詩斯妄言乎

仁義曷居乎喪禮仁義之盡也今也求諸篇蓋彬彬焉而士大夫諱讀職教化者不以是病也過哀而哀哀忘

則已賢者無以節不肖者不勉焉吁微三尺法幾何其不錦衣而舞柩也法禁怯而不禁豪禮則左右而勝焉知禮而進曰吾能不自愧乎知禁而犯曰誰敢言哉雖然士大夫未見其尊親也夫燕雀必有啁噍之頃焉哀而不以禮是以燕雀送其親也

周之季樂敗矣而夷音簒之流連遂至於今彼邪人者猶以為歎也又取而歌其淫辭音之動人也多矣而其言及牀笫焉中材兒曹狂舞怨泣之弗暇人道於是愈

無別矣忍人哉吾民何罪而以是蠱也吁仲尼弗復司寇矣是螻蟻不得飲血於兩觀也

法言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吾嘗策之矣為道乎實不待卒也為利乎以利輔道斯嚮道矣誘之嚮道漢事然也察州郡辟公府句小吏賤人或勉為善也誘之違道近事然也不求其德而試其言冠綏之下或屠販之器也吁今之立乎道義之門者聞人足音益欣然矣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為民立師也學校廢師不命於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擇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墨朝華而暮戎不足怪矣嗚呼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照之末光乎

野記二篇 并序

予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為世戒者作野記二篇

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既數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穫倉廩菽粟耗于馬腹饑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甑釜噫今之絕故賤而友新勢忽講習而鬻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菽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陵於絕澤於不迹之地霧雨所盬風氣所弄苗堅蔓驕生理自若舍是而入田畝者則根與稻爭潤葉與粟誇暖角長等碧疑過者之目農人之父病其為稼害也掘而去之不遺種火爕水腐

狼籍道側顧為糞土蕪弗可得矣噫安爾類計爾材不自齒於嘉穀則奚禍之來

盱江集卷二十

盱江集卷二十一

宋 李覯 撰

慶厯民言三十篇并序

慶厯三年屏居里中自念生而宦學其秉心也勞其慮事也多既不克進且為編戶以死終無一言其何補於世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故為慶厯民言凡三十篇

開諱 備亂 審姦 防蔽 效實 慮永

謹聽 辯儒 廣意 損欲 本仁 慎令

考能 止幸 裁舉 精課 懋節 崇衛

省盜 釋禁 南畧 敵患 東士 儲將

遠私 正局 厚農 復敎 孝原 天諭

開諱

身莫不惡死而未嘗有不死國莫不惡亡而未嘗有不亡等死耳殤不若彭之壽等亡耳秦不若周之世壽雖高而歸之死世雖永而歸之亡然而以死亡為諱者是

不智也聞死而慍則醫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則臣不敢爭其失疾不治則死或非命失不改則亡或非數是諱死而速死諱亡而速亡智者果如是哉故古者天子即位卿授之策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誡亳社忌子卯惴惴唯恐如桀紂也鄙諺有之厲人憐王謂絞纓射股擢筋餓死甚於腫胞之疾嗚呼君人者得聞此言也則寢不瞑食不甘尚何從欲之有乎

備亂

治之民思亂亂之民思治何也生無事之時身安而意侈刑弛矣急之則驚斂輕矣加之則怨力未嘗鬭自謂勇心未嘗謀自謂智知兵之利而未見兵之害小不得意則欲翼而飛矣故曰治之民思亂也處多難之世城者不肆野者不稼彊者僵於戰弱者斃於餓父母妻子刼束屠膾然後見兵之害而不獲兵之利幸而有主則將雨其槁矣故曰亂之民思治也思治矣雖中才可得其歡思亂矣非聖人不能弭其漸大禹之戒曰予臨兆

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智者慮亂於治愚者謂治不復亂悲哉

審姦

盜之未泄也日與之接而不知其盜姦之未露也日與之居而不知其姦衣纓言動與人同而盜姦在其心知之固未易也及夫贓出械見刑殺於市而衆人皆知其盜謀行亂作國家敝敗而後世皆知其姦知其盜非衆之智由獄吏之讞也知其姦非後之賢由史臣之筆也

覩書者睹曩時之禍皆笑其不知姦矣而不曰我之姦者亦待史筆而後知也漢元帝謂幽厲任巧佞自以石顯愈於彼故京房曰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嗚呼安得敢言如房者乎

防蔽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葢懼誅耳平居以佞邪帑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

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死不待頃於是纏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姑緩吾死何暇慮長久也陳後主之沈容卿隋煬帝之虞世基勢敺之然曷足怪也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昏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若曰臣之愛君而終用之不照之以明則雖欲孝宗廟其如宗廟何

效實

官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書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是見駑稱驥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官官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盡責之主者乎縣焉何實責之郡郡焉何實責之諸道諸道外也臺司內也內外之實責之宰相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之人國富乎兵强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灼見矣責有所在罪有所當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地廣

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盡昔唐德宗不知盧杞姦邪蓋不思其實矣去四海之廣而投諸奉天非姦非邪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而是非矣嗚呼君人者其亦慎其合乎其亦慎其合乎

慮永

亡國之君不皆惡非桀非紂則所由漸矣漸者何也基禍於彼而受禍於此也天下之勢一往而不反若決河

堤使東流也基禍之主外久安而内自賢道失於心而弗思權移於人而弗寤然祖德或未没民心或未解故有幸而免也受禍之主乘亂得位名雖為帝治不在已囚拘旒纊之下弗獲忠義之助故不幸而及也漢獻帝唐昭宗其何罪歟故明者舍近而謀遠無謂未足患將為子孫患彼具臣者寄位如郵舍幸當其時無事不暇念身後也人主為萬世計不可溺苟且之議禍不在身而在子孫既足動其心矣而况倉卒之可虞哉

謹聽

讒者沮善者也諫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皆知好焉名之讒者皆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讒者讒似乎諫也愎諫者諫似乎讒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為讒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為諫君子小人之心怱怳而不可見是讒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慎則姦臣進惡讒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讒則衆非之矣愎諫則衆笑之矣彼非

狂易病惑豈不知諫之利而讒之害顧謂之諫者非諫謂之讒者非讒也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讒與諫皆逆心之物姑以道求之而已不如是則貝錦之文或起於青蒲之上而刳肝瀝血未必不疑其間我也嗚呼艱哉

辨儒

儒者關治亂乎曰然用則治不用則亂乎曰非也用儒而治者有之矣用儒而亂者有之矣故儒得其人則為

福不得其人則為賊以小人之質而被聖賢之文如虎斯翼固攫人於都市耳夫古之事多矣或同而異各有為（去聲）也小人用之則稱其一而隱其二以罔上而行私矣飾災異則曰堯水湯旱而不曰宋景退熒惑解多壘則曰獫狁至太原而不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舜德無為而不曰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沿襲而不曰一變至道此類如物怪變化不可勝窮故助王鳳者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

也嗚呼用儒至此是泰之湯火有不妄也

廣意

人感陰陽氣以生陽主動陰主静動則為謀為慮為决斷為事業静則為懈惰為因仍為逸樂動勝静則昏静勝動則聾理必然也升高居廣出外行遠明視達聽博覽詳問親賢臨衆講禮播樂如是者宜於陽陽得其宜則勝陰深宫重闈時坐數卧治容巧笑厚酒邪聲俳戲佞巧説媚譖愬如是者宜於陰陰得其宜則勝陽是故

君子朝聽政晝訪問夕修令而夜乃安身非九女當御不得進鄭聲佞人舉放遠之懼陰之勝陽也五載一巡守至於四嶽每歲祀天九祭地二明堂聽朔十有二孟春耕藉四仲教戰皆在國之外廟則有四時十二月之享社則有春秋祈報學則有合樂養老之禮皆天子躬親之外朝則有三詢三刺大廷則謀及庶人欲陽之勝陰也夫心官於耳目耳目狹而心廣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則感於心感則思思則無所不盡矣人臣飾其辯

以誣上一降席則指為過舉是背經違古而閉其君之思也

損欲

形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聖人之形與衆同而性情豈有異哉然則衆多欲而聖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之生禍也五霸莫盛於齊桓公以内嬖亢夫人者六豎刁以自宫受易牙以烝子卒終於五公子爭立死六十七日而殯七雄莫大於秦始皇以殿阿房塟驪山終於項籍

燔其宮室牧兒燒其藏椁禍生於欲誠足畏也如使欲而無禍堯舜固爲之矣何自苦如是彼多欲之君莫不自謂無禍恃四海之力矜一人之智以天地未足爲長久而不知智力非禦禍之器也聖人寡欲故能得所欲衆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樂其有麋鹿魚鼈夫能損上益下與百姓偕樂其誰曰不可

本仁

術於仁者皆知愛人矣而或不得愛之説彼仁者愛善不愛惡愛衆不愛寡不愛惡恐其害善也不愛寡恐其妨衆也如使愛惡而害善愛寡而妨衆則是仁者天下之賊也安得聖賢之號哉舜去四凶而謚以仁聖湯初征自葛放桀南巢而仲虺謂之寛仁武王梟紂白旗而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仁者固嘗殺矣世俗之仁則諱刑而忌戮欲以全安罪人此釋之慈悲墨之兼愛非吾聖人所謂仁也夫守國在政行政在人人不忠而亂乎

政政亂則國將從之而且以不誅為仁是輕國而重仁
也故明主持法以信馭臣以威信著則法行威克則臣
懼而後治可圖也

慎令

君出令而臣沮之何如曰下制其上也民從令而君改
之何如曰上欺其下也上欺下則民心惑下制上則君
權輕民既惑則不聽君既輕則不威上不威而下不聽
其漸亦足憂也夫為令之弊有四初不審終不斷言者

矜聞者爭也洪範有大疑則謀及卿士庶人卜筮彼作事不咨於衆慮不待盡而輙行使人有以訢病是初不審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謂政治不可從民欲耳彼有沮之則不計利害大小而遽改是終不斷也君陳以謀猷入告而順之於外曰惟我后之德彼議一事則夸以為功使其黨間而疾之是言者矜也秦誓曰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彼聞人之功恥居其下雖善必沮是聞者爭也人主能知

弊之所在則可以行令矣

考能

言一也而所由生者異或生於心或生於耳生於心者師志而言言則必形於事生於耳者剽人之言施之事則悖矣故上不好言則利不在言言者皆志也上之好言則言可近利無志者亦言矣鈔古書畧今文變白為素析一為二以希世願用一易其禍則言且忘矣何有於事而況偶句諧韻言非其言者豈足問哉嗚呼天下

皆以言進未能不以言取旣取矣胡不試之以事事雖於言然後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試此職也任官然後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則無曠官矣

止辛

亂始於恩怨始於辛亂始於恩進非其人也怨始於辛有望而弗獲也選舉所以顯賢能而曰必多取則不肖入之矣賢者寡用之可盡而不肖滿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怨矧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夫萬物以類

動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器玉者純於玉則皆知其賤不免於用皆則山石皆待沽矣有國者啓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類盡官而後可也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寵不肖以敗其官不幸大矣而况怨且怒哉

裁舉

唯善能舉其類不善亦能舉其類以堯之聖而問諸朝驩兜共工尚相歎美矧郡縣之遠聰明所不接邪贒人

在下位不使賢人舉之而必曰長吏長吏皆賢耶彼不肖之相好亦若賢之於賢不肖之惡賢固如賢之惡不肖好同而惡異也不肖位乎上而望其進賢難矣賢知賢不幸而非其屬又不得舉然則賢人不遇豈天命哉故責所舉之賢不若責舉者之賢舉者賢則所舉賢舉者不肖則所舉不肖一不肖達而舉十不肖十舉百百舉千如此則剥道成矣

盱江集卷二十一